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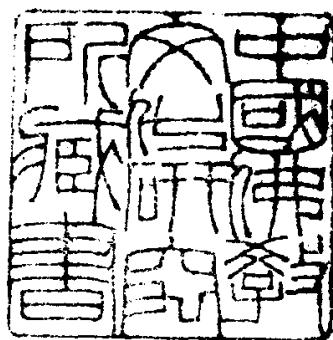
學
現
代
佛
系

陳選陳梁 53
援 寅啓
庵堂恪超
選選選選
集集集集

彌勒出版社

現代佛學大系 53

梁啓超選集
陳寅恪選集
選堂選集
陳援庵選集



彌勒出版社

000146

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二月出版

現代佛學大系 53

(全套六十冊)

■定價：新臺幣壹萬捌仟元整

■全書主編：藍吉富

■發行所：彌勒出版社

地址：台北縣新店市自由街22號三樓

電話：(02) 9117937

郵撥：151566號「彌勒出版社」帳戶

■發行人：藍吉富

■印刷所：聯和印製廠有限公司

版權所有
請勿翻印

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1057號

編輯說明

本書輯錄的是四位現代一流歷史學者的佛教研究文章。以歷史方法研究佛教，是佛教界內部所不重視的方向。因此，近七十年來，佛教界在這方面的成績不甚可觀。但是，世俗歷史學者則成果斐然。

梁任公先生多方面的學術成就，是大家所習知的。佛學研究只不過是其廣大學術生涯中的一小部分而已。然而生當斯時，他能注意到西域佛教、能發掘到佛典目錄學、能重視部派佛教，凡此種種，都是開風氣之先，而且極具啟發性的學術識見，值得讚嘆。

陳寅恪先生與陳援菴先生，是民國以來歷史學界的頂尖人物。他們在佛教研究上都曾下過一番功夫。在這方面的成就，也早被學術界所肯定。這裏選錄的文章，可以讓我們看出：透過他們深邃博洽的學養，是如何來處理與發掘歷史上的佛教問題。

選堂（饒宗頤）先生是飲譽星加坡、香港及海外漢學界的史學家。但是他的見解一向未被國內佛學界所注意。本書選錄他的大作多篇，讀者當可以窺見其人學識的廣博與史學方法的精審。

這四部選集的內容，分別取自「佛學研究十八篇」、「金明館叢稿初編」、「寒柳堂集」、「選堂集林」、「援菴史學論著選」等書。

目錄

梁啟超選集

一、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.....	三
二、印度史蹟與佛教之關係.....	一二
三、佛教與西域.....	二九
四、讀異部宗輪論述記.....	四四
五、說「六足」、「發智」.....	五三
六、說大毘婆沙.....	六三
七、佛家經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.....	八三

陳寅恪選集

懷念陳寅恪先生.....

俞大維.....一一七

一、支愍度學說考	一二六
二、梁譯大乘起信論偽智愷序中之真史料	一五三
三、武曌與佛教	一五八
四、讀「洛陽伽藍記」書後	一七七
五、「大乘義章」書後	一八二
六、禪宗六祖傳法偈之分析	一八七
七、有相夫人生天因緣曲跋	一九二
八、須達起精舍因緣曲跋	一九三
九、敦煌本唐梵對字音般若波羅密多心經跋	一九六
十、敦煌本心王投陀經及法句經跋尾	一九九
十一、敦煌本維摩詰經文殊師利問疾品演義跋	一〇一
十二、斯坦因 Khara-Khoto 所獲西夏文大般若經考	一〇八
十三、西遊記玄奘弟子故事之演變	一二三
十四、西夏文佛母大孔雀明王經夏梵藏漢合璧校釋序	一二九
十五、敦煌石室寫經題記彙編序	一三一
十六、童受喻暨論梵文殘本跋	一三八

十七、南嶽大師立誓願文跋	一一三
十八、大乘稻芊經隨聽疏跋	一三九
十九、懺悔滅罪金光明經冥報傳跋	一四一
二十、敦煌本十誦比丘尼波羅提木叉跋	一四三
二十一、蓮花色尼出家因緣跋	一四六
二十二、三國志曹冲華陀傳與佛教故事	一五二
二十三、四聲三問	一五七

選 堂選集

一、巴黎藏最早之敦煌寫卷金光明經跋	二七三
二、北魏馮熙與敦煌寫經	二八一
三、華梵經疏體例同異析疑	二八九
四、論釋氏之崑崙說	三〇五
五、達嚙國考	三一八
六、從石刻論武后之宗教信仰	三二八

- 七、論敦煌陷於吐蕃之年代 三五五
八、神會門下摩訶衍之入藏兼論禪門南北宗之調和問題 三八〇
九、王錫「頓悟大乘政理決」序說並校記 三九六
十、金趙城藏本「法顯傳」題記 四五四
十一、三教論及其海外移植 四六一
十二、談印度河谷圖形文字 五〇四
十三、中國典籍有關梵書與佉留書起源的記載 五三〇

陳援庵選集

- 一、書內學院新校「慈恩傳」後 五三九
二、雲岡石窟寺之譯經與劉孝標 五五一
三、「大唐西域記」撰人辯機 五五六
四、「敦煌劫餘錄」序 五七八
五、湯若望與木陳忞 五八一
六、語錄與順治宮廷 六一三

七、順治皇帝出家	六二七
八、佛牙故事	六三五
九、法獻佛牙隱現記	六四三
十、佛教能傳佈中國的原因	六五〇
十一、關於「四十二章經」考	六六一

梁啟超

選集

論佛教與群治之關係

梁任公

吾祖國前途，有一大問題，曰中國羣治，當以無信仰而獲進乎？抑當以有信仰而獲進乎？是也，信仰必根於宗教，宗教非文明之極則也。雖然，今日之世界，其去完全文明，尙下數十級，於是乎宗教遂為天地間不可少之一物。人亦有言，教育可以代宗教，此語也，吾未敢遽謂然也。即其果然，其在彼教育普及之國，人人皆漸漬熏染，以習慣而成第二之天性。其德力智力日趨於平等，如是則雖或缺信仰而猶不爲害，今我中國猶非其時也。於是信仰問題，總不可以不講。

同此一問題，而復生出第二之問題，曰中國必須信仰也。則所信仰者當屬於何宗教乎？是也，我提此問題者將疑焉曰：我中國固自有孔教在，而何容復商榷爲也。雖然，我以孔教者教育之教也，非宗教之教也。其爲教也主於實行，不主於信仰。故在文明時代之效或稍多，而在野蠻時代之效或反少。亦有心醉西風者流，覩歐美人之以信仰景教而致強也，欲舍而從之以自代，此猶不達體要之言也。無論景教與我民族之感情枘鑿已久，與因勢利導之義相反背也；又無論彼之有

耽耽逐逐者，楯於其後，數強國利用之以爲釣餌，稍不謹而未來之禍將不測也。抑其教義非有甚深微妙，可以涵蓋萬有鼓舞羣生者，以疇昔無信仰之國，而欲求一新信仰。則一求之於最高尚者而已，而何必惟勢利之爲趨也。吾師友多治佛學，我請言佛教。

一、佛教之信仰乃智信而非迷信 孔子曰：知之爲知之，不知爲不知，是知也。又曰：吾有知乎哉？無知也。又曰：及其至也，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。又曰：未知生焉知死。蓋孔教本有闕疑之一義，言論之間，三致意焉，此實力行教之不二法門也。至如各教者，則皆以起信爲第一義。夫知焉而信焉可也，不知焉而強信焉是自欺也。吾嘗見迷信者流，叩以微妙最上之理，輒曰是造化主之所知，非吾儕所能及也。是何異專制君主之法律，不可以與民共見也。佛教不然，佛教之最大綱領，曰悲智雙修，自初發心，以迄成佛，恆以轉迷成悟爲一大事業。其所謂悟者，又非徒知有佛焉，而盲信之之謂也。故其教義云：不知佛而自謂信佛，其罪常過於謗佛者。何以故？謗佛者有懷疑心，由疑入信，其信乃眞故。世尊說法四十九年，其講義關於哲學學理者十而八九，反覆辯難，弗明弗措。凡以使人積真智求眞信而已，淺見者或以彼微妙之論爲不切於羣治。試問希臘及近世歐洲之哲學，其於世界之文明，爲有裨乎？爲無裨乎？彼哲學家論理之圓滿，猶不及佛說十之一。今歐美學者，方且競採此以資研究矣！而豈我輩所宜詬病也。要之，他教之信仰也，以爲教主之智慧也，萬非教徒之所能及。故以強信爲究竟；佛教之言信仰也，必以爲教徒之

智慧，必可以與教主相平等。故以起信爲法門，佛教之所以信而不迷，正坐是也。近儒斯賓塞之言哲學也，區爲可知與不可知之二大部。蓋從孔子闕疑之訓，教景教徇物之弊，而謀宗教哲學調和也。若佛教則於不可知之中，而終求其可知者也。斯氏之言，學界之過度義也；佛說者，學界之究竟義也。

二、佛教之信仰乃兼善而非獨善 凡立教者必欲以其教易天下，故推教主之意，未有不以兼善爲歸者也。至於以此爲信仰之一專條者，則莫如佛教。佛教說曰：「有一衆生不成佛者，我誓不成佛」。此猶其自言之也。至其教人也，則曰：惟行菩薩行者得成佛，其修獨覺禪者，永不得成佛。獨覺者何？以自證自果爲滿足者也。學佛者有二途：其一則由凡夫而直行菩薩行，由菩薩而成佛者也。其他則由凡夫而證阿羅漢果、而證阿那含果、而證斯陀洹果，卽獨覺位也。亦謂之聲聞，亦謂之二乘，辟支佛與佛相去一間耳，而修聲聞二乘者證至此已究竟矣！故佛又曰吾誓不爲二乘聲聞人說法，佛果何惡於彼而痛絕之甚，蓋以爲凡夫謗佛者猶可望其有成佛之一日，若彼輩則眞自絕於佛性也。所謂菩薩行者何也？佛說又曰：己已得度，廻向度他，是爲佛行；未能自度，而先度人，是爲菩薩發心。故初地菩薩之造詣，或比之阿羅漢、阿那含尙下數級焉。而以發心度人之故，卽爲此後證無上果之基礎。彼菩薩者皆至今未成佛者也。（其身已成佛而現菩薩身者則我不敢知）何以故？有一衆生未成佛，彼誓不成佛故，夫學佛以成佛爲希望之究竟者

也。今彼以衆生故，乃並此最大之希望而犧牲之，則其他更無論焉。故若以救人爲大業，惟佛教足以當之矣！雖然，彼非有所矯強而云然也，彼實見夫衆生性本同一源，苟衆生迷而曰我獨悟，衆生苦而曰我獨樂，無有是處。譬諸國然，吾既託生此國矣，未有國民愚而我可以獨智，國民危而我可以獨安，國民悴而我可以獨榮者也，知此義者則雖犧牲藐躬種種之利益以爲國家，其必不辭矣！

三、佛教之信仰乃入世而非厭世 明乎菩薩與獨覺之乘，則佛教之非厭世教可知矣！宋儒之謗佛者，動以是爲清淨寂滅而已，是與佛之大乘法，適成反比例者也。景教者衍佛之下乘者也，迥然日懸一與人懸絕之天國以歛世俗，此寧非引進愚民之一要術。然自佛視之，則已墮落二乘聲聞界矣！佛固言天堂也，然所祈嚮者，非有形之天堂，而無形之天堂；非他界之天堂，而本心之天堂。故其言曰：不厭生死，不愛涅槃。又曰：地獄天堂，皆爲淨土，何以故？菩薩發心，當如是故。世界既未至一切衆生皆成佛之位置，則安往而得一文明極樂之地。彼迷而愚者，既待教於人，無望能造新世界焉矣！使悟而智者，又復有所歛於他界而有所厭於儕輩，則進化之責誰與任之也。故佛弟子有問佛者曰：誰當下地獄？佛曰：佛當下地獄；不惟下地獄也，且常住地獄；不惟常住也，且常樂地獄；不惟常樂也，且莊嚴地獄。夫學道而至於莊嚴地獄，則其願力之宏大，其威神之廣遠，豈復可思議也。然非常住常樂之，烏克有此。彼歐美數百年前，猶是一地獄世界

，而今日已驟進化若彼者，皆賴百數十仁人君子住之樂之而莊嚴之也。知此義者，小之可以救一國，大之可以度世界矣！

四、佛教之信仰乃無量而非有限 宗教之所以異於哲學者，以其言靈魂也。知靈魂則其希望長而無或易召失望之致墮落。雖然，他教之言靈魂，其義不如佛教之完，景教之所揭橥也，曰永生天國，曰末日審判。夫永生猶可言也，謂其所生者在魂不在形，於本義猶未悖也；至末日審判之義，則爲人之死者至末日朝至皆從塚中起，而受全知全能者之鞫訊。然則受鞫訊者仍形耳而非魂也，藉曰魂也。則此魂與形俱生，與形俱滅，而何曾作貴也。故孔教專衍形者也，則曰善不善報諸子孫；佛教專言魂者也，則曰善不善報諸永劫。其義雖不同，而各圓滿俱足者也。維景教乃介兩者之間，故我以爲景教之言末日，猶未脫埃及時代野蠻宗教之迷見者也。（埃及人木乃伊衛保全屢究，必有所爲，殆令爲將來再生地也。又按景教雜形以言魂甚多，即如所言亞當犯罪，其子孫墮落云云，亦其一端也。如耶氏之教則吾輩之形雖受於亞當，然其魂則固受諸上帝也。亞當一人有罪，何至罰及其數百萬年以後之裔孫，此殆猶是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之義而已，仍屬衍形教，不可謂之衍魂教也。耶氏言末日審判之義，崎嶇嚴悚，於度世法門亦自有獨勝處，未可厚非。特其言魂學之圓滿，固不如佛耳。）夫人生也有涯，而知也無涯，故爲信仰者，苟不可以量於此數十寒暑以外。則其所信者，總有所撓。瀏陽仁學云：好生而惡死，可爲大惑不解者矣。蓋於不生不滅者焉，嘗而惑，故明知是義。特不勝其死亡之懼，縮膽而不敢爲，方更於人禍之所不及，益以縱肆於惡

，而顧景汲汲，而四方慄慄，惟取自慰快已爾，天下豈復有可治也。今使靈魂之說明，雖至闇者猶知死後有莫大之事，及無窮之苦樂。必不於生前之暫苦暫樂而生貪着厭離之想。知天堂地獄森列於心目，必不敢欺飾放縱，將日遷善以自競惕。知身爲不死之物，雖殺之亦不死，則成仁取義，必無怛怖於其衷。且此生未習竟者，來生固可以補之。復何所憚而不亹亹？嗚呼！此應用佛學之言也。（西人於學術每日純理與應用二門，如純理哲學、應用哲學、純理經濟學、應用生計學等是也。瀏陽學仁吾爲可名應用佛學也。）瀏陽一生得力在此，吾輩所以崇拜瀏陽步趨瀏陽者，亦當在此，若此者舍佛教末由。

五、佛教之信仰乃平等而非差別 他教者，率衆生以受治於一尊之下者也。惟佛不然，故曰一切衆生，皆有佛性。又曰一切衆生，本來成佛；身死涅槃，皆如昨夢。其立教之目的，則在使人人皆與佛平等而已。夫專制政體，固使人服從也；立憲政體，亦使人服從也；而其順逆相反者，一則以我服從於他，使我由之而不使我知之；一則以我服從於我，吉凶與我同患也。故他教雖善，終不免爲據亂世小康世之教，若佛教則兼三世而通之者也，故信仰他教或有流弊而佛絕無流弊也。

六、佛教之信仰乃自力而非他力 凡宗教必言禍福，而禍福所自出，恆在他方。若祈禱焉，若禮拜焉，皆修福之最要法門也。佛未嘗不言他力者，然只以施諸小乘，而不施諸大乘，其通三乘攝三藏而一貫之者。惟因果之義，此義則實佛教大小精粗無往而不具者也。佛說現在之果，即